

张一兵 主编 马克思主义哲学博导自选集

MAKESI ZHUYI ZHAXUE BODAO ZIXUANJI

刘怀玉集

历史的解构与 空间的想象

LISHI DE JIEGOU YU KONGJIAN DE XIANGXIANG

LIUHUAIYU

刘怀玉 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



马克思主义哲学

刘怀玉集

刘怀玉集

历史的解构与 空间的想象

LISHI DE JIEGOU YU KONGJIAN DE XIANGXIANG

刘怀玉 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历史的解构与空间的想象:刘怀玉集/刘怀玉著

·一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4

(马克思主义哲学博导自选集)

ISBN 978-7-214-09283-0

I. ①历… II. ①刘… III. ①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IV. ①B0-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69207 号

书 名 历史的解构与空间的想象·刘怀玉集

著 者 刘怀玉

责任编辑 戴亦梁

责任校对 王 溪

装帧设计 许文菲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邮编: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pph.com>
<http://jspph.taobao.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960 毫米×1 304 毫米 1/32

印 张 10.5 插页 1

字 数 280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5 月第 1 版 2013 年 9 月第 2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214-09283-0

定 价 28.00 元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自序

如果从1981年9月被郑州大学哲学系录取算起,我学哲学已逾30年;如果从1988年9月参加工作算起,我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研究也有24年,为时都不短了。虽然其中实在没有什么值得夸耀的东西,但无论从哪个角度说,作个回顾小结都是很有必要的,此次自选集出版也算提供给我一个难得的机会。

我走上哲学选择或哲学之路,在一定意义上不是“自觉的”或者说是“被安排的”。我当时报考大学的第一、二志愿都不是哲学,而是中文和历史,阴差阳错进了哲学系,但一进哲学门便很快爱上了这样一个行当,之后便乐此不疲了。我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的最初理解还是通过教科书,首先就是艾思奇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该书的白底黑字的纯朴封面至今仍然给我一种很美好而清晰的记忆),另外一本是有橘黄色封面的、肖前和李秀林等人编写的《辩证唯物主义原理》。这些书与其说让我对哲学有什么了解,不如说让我第一次学到了非常优美流畅的哲学语言。

我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的真正兴趣始于读黑格尔的《哲学史讲演录》,特别是第一卷长达100多页的导言。上世纪80年代初,十年“文革”刚结束,国门初开,外来的(甚至包括政治上十分不友好的苏联)一切

文化对于我们来说都是新鲜的,整个中国大学的哲学系都处在一种对近现代古典哲学的如饥似渴的学习热潮之中。黑格尔的《小逻辑》、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李泽厚的《批判哲学的批判》,都是我们这些初入高校的年轻学子们热情追逐的对象。但对于当时尚不到20岁的我来说,《纯粹理性批判》、《大逻辑》太难了,能读懂、有印象的是《哲学史讲演录》,还有列宁的《哲学笔记》以及普列汉诺夫的《论一元论历史观的发展》。在本科四年(1981—1985),我并没有认真地区分哲学的几个专业。当时留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哲学观念和感受是:

1. 黑格尔的历史与逻辑的统一思维。哲学就是哲学历史,历史就是历史哲学,换句话说,哲学的历史就是历史的哲学。从事哲学学习与研究30年,我始终没有摆脱这个前见。一方面认真研究哲学史,另一方面研究历史的哲学。哲学就是每一时代人们认识、反思人类自身永恒的基本的问题的过程,就是追求真理的历史逻辑过程。所以,哲学就是哲学史。反过来,人的历史就是印证、显现和追求哲学真理的过程。所以,我学哲学第一阶段可以概括为一句话,就是:哲学历史与历史哲学的统一。

2. 大学学习阶段给我留下的另外一个深刻烙印是,列宁《哲学笔记》关于“辩证法、认识论与逻辑学三者是同一个东西”的说法,我当时极其着迷于这个论断,就是想把本体论、认识论等用一种逻辑的方式建构起来、演绎出来,虽无结果,但当时很有兴趣,甚至让我着迷。

3. 第三个印象就是,认真钻研普列汉诺夫的著作。非常着迷于唯物史观是怎样从哲学史中发展起来的。我当时没有把唯物史观看作是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恩格斯个人的发现,而把它看成是自文艺复兴到19世纪的欧洲哲学历史的、逻辑的发展的结果。换言之,我的脑子里面没有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概念,却确实有欧洲哲学史视野中的唯物史观这个概念。本科毕业我写了近两万字的学士论文就是讨论了唯物史观前史,研究从中世纪上帝创世论(博胥埃),到17—18世纪的自然秩序论(特别是斯宾诺莎的“自因”),到法国唯物主义的人类环境决定论,到黑格尔的客观精神论,再到马克思的生产方式决定论这样一个过程,论文

的标题就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动力观的历史考察》。现在看来什么都不是,但在当时讲,对“历史最终动力”的迷恋还是很有一点对历史与逻辑相同一方法论的执著劲的。

1985年秋我考入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发展史研究所,读了三年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专业硕士。直接原因是:当时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全国水平最高、影响最大,陈先达等老师的青年马克思的研究成果像磁铁一般深深地吸引了我;更深刻的原因还是历史与逻辑的同一、哲学历史与历史哲学统一的理解结构。虽然在三年硕士研究生阶段,我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特别是早期形成史并没有多少认真的理解,因为我的学业是我导师徐琳老师安排的,主要从事恩格斯和马克思晚年的哲学思想学习与研究。硕士论文就是做这个事情。但是,我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看成历史生成过程,而不是静止现成的逻辑体系,我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地理解为历史唯物主义即科学的历史哲学,这一点牢牢地记忆在心。当时我几乎通读了《马恩全集》50卷,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还是有一定了解。一句话,我的哲学学徒期,整个硕士和本科七年对哲学理解、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兴趣,均是建立在历史哲学与哲学历史二者的统一基础之上的。

硕士毕业后,1988年秋,我被分配到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哲学所从事学术研究工作。到岗之后,我对哲学的历史研究还在持续,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中的一些问题,中间也研究了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学派、思想,但重点转移到对历史哲学的反思、重构、突破。由于工作学习环境的改变,尤其是为省委省政府服务的“硬任务”性质决定了我的研究必须面向现实,我没有机会和精力从事对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基本体系和范畴的反思与批判。这和在高校的很多同行、同代人不同,我没有这个机会。我的任务是如何把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实践相结合或者“调和”起来。这对我来说不是一种调侃,而是一个很严肃的事情(也可以说是一件苦差事!)。我在社科院很荣幸地申请到了主持两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都是与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有关的(一个是1997年度的“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的三大主题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另外一个则是2000年度的“历史唯物主义与中国现代化模式的世纪之争”),这在当时对于一个30岁出头的人来说是不容易的。

这就是我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的第二个阶段,从哲学史和历史哲学的统一转向对历史哲学的重构,也就是现代化的发展哲学研究。换句话说,在80年代我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统一,90年代对我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发展哲学,不再是历史哲学(第一个阶段为历史哲学,第二个阶段是发展哲学)。事实上,我的硕士论文虽然研究的是马克思晚年的人类学笔记,但当时已经朦朦胧胧地关注起后发国家的发展问题。所以,整个90年代,我把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哲学即历史唯物主义转化为发展哲学。这个时段,我研究了现代化的代价问题、稳定、后发机遇、全球化问题,最后形成一本书,著作的标题是意味深长的——《走出历史哲学乌托邦——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的当代沉思》。这个标题即是我对马克思创立自己哲学的革命意义、邓小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哲学意义的一种综合说明,也是对我自己的哲学理解范式的冲决和突破,就是“从历史哲学走向发展哲学”。

在这本书里面,我认为马克思主义作为发展哲学有三个主题:第一,走出思辨的历史哲学,走向现代性经济必然王国;第二,关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理论;第三,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和全球化历史过程理论。现在看来,这部著作是失败的。失败的原因是,我只是想“走出”历史哲学的乌托邦,但“走向何处”依然是不清楚的。在我90年代中后期的思想中,西方的现代化发展理论、自由主义经济学政治学思想、西方马克思主义社会批判哲学、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不可思议地交织在一起。所以走向发展哲学的我面临着二难:要么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为肯定性的、实证性的、非批判的现代社会发展理论——事实上我一度想让黑格尔、马克思、哈耶克、邓小平“握手和解”,甚至提出过后革命的“淑世主

义”的进步观；要么我必须把马克思的历史哲学理解为现代性的社会批判的理论，这正是卢卡奇以来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讨论域。在这两难的徘徊中，我由于受到了后来的恩师孙伯鍈老师、张异宾老师的决定性影响（有关这个情况，我出版的博士论文《现代性的平庸与神奇》一书的后记有详细的描述），受到他们的点化与启发，我的发展哲学思路就慢慢地让位于现代性社会批判哲学范式，这是2000年以后的事情（这也正是我先是在职攻读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博士，后来调到南大工作的原因之一）。

在第三个阶段，我参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价值、当代研究模式的讨论，一度提出过历史语境论，反对简单的对话论与体系重构论；坚持社会批判理论，不赞成存在论。这些主张现在看来偏激了一些（此谓“门户见”），甚至引起了某些老师的误解，但也算一次认真的研究（此谓“方巾气”）。正是在此过程中，我第一次系统地致力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人本主义走向研究。事实上，在上世纪90年代，我已经在从事西方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学研究，包括卢卡奇、哈贝马斯、科西克的个案研究，包括西方马克思学的“两个马克思”、“马恩对立论”的批判研究，但都是些鸡零狗碎的散篇。我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系统研究的主要成果是对法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列斐伏尔的思想梳理，最后就形成了博士论文《现代日常生活批判道路的开拓与探索——列斐伏尔哲学研究》（出版时经过彻底修改题名为《现代性的平庸与神奇——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哲学的文本学解读》）。此书出版后，也引起了一定的影响。

在新世纪的最初几年，我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的核心已不再是历史哲学、发展哲学，而是生活哲学，也就是社会批判理论。但从今天看来，这仍然是偏执的、不成熟的。表现在，我固然从原先发展哲学研究时所掉进的“现实经验大坑”里爬了出来，避免了那种“非批判”的客观主义窘迫失语状态，却陷入了“逃避现实”的迷惘失语状态。这就是从黑格尔意义上的坏的“客观主义”走向坏的主观主义，亦即著名的“苦恼意识”和“怀疑论”阶段。我确实有点误入了尼采与克尔恺郭尔的世界：神性世界

解体了,崇高价值不断崩坏,人变得无家可归、随波逐流,要么追求绝对他者,要么只能向隅而泣。一个标志就是,我曾经认为,哲学的实现只在可能的瞬间。这句话虽然是我挪用了本雅明与列斐伏尔的观点,但其实是对我2005年前后身心交困、无地自由、犹豫彷徨状态的一种申白(为此,我一度还迷恋上萨义德、斯皮瓦克们的后殖民主义),这应该是我哲学学习研究中的第三个阶段:历史哲学——发展哲学——现代性批判的生活哲学。

近几年,经过人生的很多磨难和学术积累,我的思想又发生了一些变化:从最初的逻辑地强制历史(历史哲学)到理性地设计现实(发展哲学),到理想地超越现实(社会批判),再到现实与理想的冲突在理性中辩证地超越与和解,我觉得这是自己对哲学的第四个理解视野。原来我认为哲学不可能在现实中实现,只能在瞬间,只是一种可能。现在看来,哲学的真理应该是黑格尔所讲的那种客观精神。哲学的任务应该使个人的非反思的主观精神及其相互冲突在伦理精神、客观精神中得到升华与和解。哲学既不应使自己沦为纯粹经验现实的科学,也不应使自己陷于一种封闭的自我精神奴役,而要走向一种自我超越的现实。这种超越不是脱离现实,而是哲学在更高层次上向现实的回归。这是我读查尔斯·泰勒的巨著《黑格尔》及《世俗时代》,还有伽达默尔的解释学著作之后得到的启示。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觉得法国后现代主义、后马克思主义仍处在黑格尔所批评的“苦恼意识”和“怀疑论”阶段,把人理解为流放为绝对他者伦理精神的“人质”阶段。这也正是马克思主义所说的现代性的异化与自反性的高级神秘形态。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人类批判旧世界的目的与出路就是在旧世界内部发现与建立一个新世界。让我们再次想一想青年马克思的名言:“真理的彼岸世界消逝之后,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之后,揭露具有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就成了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人类目前并不是一个可以简单地“终结历史”的普世主义时代或“怎么都可以”的无政府主义末世,而是在试图达到哲学与现实的理性和解时期。

话说回来,我近期有什么目标,我想还是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形态、价值、问题方面做些研究,当然要把我最近从事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和相关的社会理论研究结合起来,凸显出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中的城市化、空间化、全球化问题研究,这算是近期研究的目标。对空间问题的关注,通过研究空间问题来拓展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性”内涵,是我的一个锲而不舍的愿望。至于中期规划还很笼统,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中国的近现代问题、经验、理论作反思,这也就是我所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再中国化”吧。

我个人自认为没有什么特别独到的治学方法。首先,从宏观上讲,还是需要广泛地了解人类的思想史、哲学史,从思想史、哲学史中寻找最基本的问题;微观上说,就是要认真地、详细地阅读经典思想史著作,第一个叫思想史研究方法,第二个是经典文本阅读法,它们都是要寻找哲学中的真问题。其次,面对当代、面对现实捕捉问题中的新哲学、真哲学。没有思想史的训练,一个人就肤浅;没有当代的、现实的、前沿的动态问题意识,一个人就狭隘、迟钝。宏观思想史、微观的经典文本研究、前沿的社会问题研究,这就是我讲的“问题意识”。这个问题意识包括“哲学中的问题”与“问题中的哲学”,这二者不可分离。虽然这个提法是陈先达、孙正聿等老师提出的,就我个人而言,确立了真问题之后,更擅长去做的仍然是对思想史的推陈出新,而不是细致的经典文本梳理,也不擅长于现实问题研究,这是受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的影响太深了所致。所以我的方法是历史与逻辑的统一,理论与实践的统一这个方法我始终学不到手,至少不称心如意。

前面主要是从“正面”说自己的一些微不足道的成就与经验,实在有些不知天高地厚、自吹自擂,委实汗颜!最想说的还是,自己这么多年来其实是失败多曲折多而成功很少。我这个人做学问用功是用功,就是不扎实,用笨功夫不够,“小聪明”害死人;另外一个就是不够深入、心猿意马、得陇望蜀,兴奋点太多而不能持久专一,“多情种子”也害死人!结果就是能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力作很少,文章“不少”而著作太少。相应的第

三个毛病就是缺少主见,人云亦云处多多,这个和出生于中原有关,包容有余,特色不足(河南人总爱说“中”!).第四个软肋与瓶颈就是外语差,国学底子也薄弱得可怜,这已经注定此生不可能有什么大出息了。外语再补就难了,今后就补补中国传统经典。道家儒家经典有些基础,但佛学就太差了。

目 录

实践哲学篇

实践本体的系统发生论 3

马克思的交往实践观与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观 13

从对马克思哲学文本的“解喻式”阅读看实践唯物主义的全新
特质 25

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与社会主义理论新视野的科学发现 39

社会发展哲学篇

马克思的“历史进步代价”理论与发展问题 55

当代中国社会稳定问题之结构分析 69

历史的突破与历史的循环

——论毛泽东对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道路的探索 80

中国现代化观念世纪之争的当代历史唯物主义批判

——邓小平理论形成的思想背景之多维透视 99

历史哲学篇

历史进步代价问题的科学历史观分析 115

乌托邦、末世论与西方历史进步哲学观念批判 129

走出历史哲学乌托邦 151

祛除历史能指的幽灵,解开历史代表问题之谜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之当代解读 162

生活哲学篇

从“可持续发展”到“永恒的生存”的辩证想象 189

“面向生活”的现代性哲学问题构成与反思

——对马克思哲学当代意义的一种理解 199

日常生活批判:走向微观具体存在论的哲学 208

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概念的前后转变 228

空间哲学篇

无地自由,或另一种“第三世界”?

——后殖民主义他者诉求理论批判 247

索亚:后现代地理景观的空间本体论批判 261

历史唯物主义为何与如何面对空间化问题? 270

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中的全球化、城市化与空间化问题 280

不平衡发展的“现在”历史空间辩证法 290

尊德性 道问学

——访 2006 年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获得者刘怀玉博士 314

后记 321

实践哲学篇

实践本体的系统发生论

一、必须用系统科学的观点理解“实践”的本体意义及其功能

随着实践唯物主义讨论的日益深入,学术界普遍认为:马克思在思想史上的革命不仅体现在历史观的唯物主义变革上,而且最终表现在对本体论的改造、重建方面,即不仅把“实践”视为认识论的基础,而且把它当作哲学本体论的基础;这一革命从根本上克服了欧洲两千多年的哲学史中围绕本体论问题所产生的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的机械对立,使哲学从物质和意识的尖锐对峙走向对本体论的中介化,即主客体辩证统一的理解。

首先,“实践唯物主义”冲破了长期以来“左”的意识形态所编织的教条主义思想囚笼,使哲学从见物不见人、只见自然不见社会的说教中解脱出来,走向弘扬人道、歌颂人性、高扬主体性的理想世界。但它却给我们几分困惑:讨论者都对“实践”的本体功能深信不疑,却不认为它就是“本体”,于是就围绕着它的“本体”作用的程度、范围、方式,实践与自然的关系,实践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关系等问题产生了争论,导致这些现象产生的原因何在?其次,“实践唯物主义”的确是马克思的基本概念之一,其内涵其特征诚如今日之诠释者所阐明的那样,可谓“诗意盎

然”，典型的浪漫主义、理想主义，一幅“劳动创世记”的壮观画面！但即使青年马克思如是说，他后来又极力主张的“历史规律的客观性、自然性”又当如何解释？其三，“实践唯物主义”只是从抽象或理想的人的实践活动（在此意义上它仅是个体人的实践发生学理论）出发，把社会存在、历史规律把握成活动物化的结果，然而现实则是无情的，自然规律和历史规律一直在捉弄和决定着每一时代的绝大多数人乃至一切人的命运，这又是为何？其四，历史的合目的性、必然性的形成机制是什么？为什么无数有目的的个人活动共同形成了一个冷酷无情的历史必然？这个由老年恩格斯在当年就发问过并试图加以解释的老问题，对于我们今天的“实践唯物主义者”来说，回答起来似乎也不轻松。

困惑之余，笔者倒似乎有几分明白。第一，上述种种矛盾，均是“实践唯物主义”研究方法所致，它并没有跳出德国古典哲学“主客体辩证法”的抽象怪图：哲学抽象表达的需要，必然导致把群体主体的复杂紊乱的活动过程“蒸发”为个体化主体循规蹈矩的数学般严格的“运演”、（活动）过程，这样，个体人的实践作用在被想象为整个人类的实践活动后“直接参与”了历史基础的本体构造工作。因为理想和理论中的群体化的个体实践和经验中的个人实践当然大相径庭，如前所述的矛盾也当然会出现——理论中的“自我活动”应该创造并决定社会存在，但经验中的自我却受制于历史规律——实践唯物主义要想摆脱矛盾必须超出近代思维框架——因果决定论，即以牛顿力学为依据把事物还原为孤立均匀的质点状态，在理想化、“解剖状”的条件下，把事物之间的一切关系都归结为——对应的线性关系。德国古典哲学辩证法的重大失误，就在于把群体活动的人抽象为一个质点，又把社会抽象为另一个质点，两者之间产生着一种貌似深刻实为空洞的近似因果的线性关系（即所谓的对立统一，这仍是当今教科书理解“辩证法”的水准）。在这种理论假象的支配下，个体的人实际上构成了历史的唯一主体（我们不想否认许多人加在这个理论中的“主体”头上有多少“社会性”），但在实际上，个体人的实践活动和历史规律、社会存在本体基础之间只有一种间接而又间接的“因